

人世间

冬日温情

慕然

走在那条黄昏余晖轻抚的街道上，我裹了裹外套。夕阳只露出了一小会儿脸，便躲在了云彩后面避风，留下天际那一抹淡淡的形色，与已显寒意的初冬交织相融，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

路过街角那个面积不大的菜市场时，天已经黑透，城市的轮廓在夜幕中渐渐模糊，路灯一盏盏亮起，散发出柔和的光，将周围的一切温暖地包裹起来。菜市场内卖烤红薯的老人的吆喝声被汽车的鸣笛声分割得断断续续，又有孩童的嬉闹声夹在其中，在夜的帷幕下，格外生动。摊位前那堆未烤的红薯，圆润饱满，表皮上还残留着故土的痕迹，透着一股质朴的气息，炉火忽暗忽明，像是夜空中的星星，吸引着我的目光。我买了块冒着热气的烤红薯，准备带给外祖父。

在血脉的深处，我悄然继承了外祖父那份对味蕾的感知，和他都对烤红薯情有独钟。童年，我在老家居住，入冬后，老屋生起了火炉，外祖父用他那双布满皱纹的手，将经霜的红薯洗净后放进灶膛中，缕缕绵香从灶膛飘出，蔓延到五脏六腑。我进城上学后，每次回到老家，依旧能享用到外祖父悉心准备的烤红薯，那热腾腾的美味，从他布满岁月痕迹的手中递至我掌心，也传递着无尽的温情。直到几年前，父母将外祖父接至城中同住后，我再也没吃到他烤的红薯。

城里集中供暖的单元楼诚然为年岁已高的外祖父提供了冬日里不可或缺的温度，可我记忆中的故乡的老房子，即便是在寒风凛冽的冬日，也依然不失其暖意。三间青瓦房坐北朝南，碎石块铺就的院子中，正午的阳光下，小鸡们悠闲地踱步，时而嬉戏，时而依偎在墙角老母鸡那温暖的翅膀下，享受着母爱的庇护。每日傍晚，房顶烟囱里白色的炊烟，伴着风箱的呼啦声在清风吹散，我望着炊烟，思绪也跟着飘出很远。一张小方桌支在炕上，盘腿吃过热气腾腾的晚饭，我便依偎在外祖父宽大而温暖的怀抱中听他讲故事。炉火烧得正旺，通向炕洞内，炕上的被褥早已铺好，我早早钻进被窝，再多的寒冷也被焐暖了。

回忆中，我加快了回家的步伐，是为了不让刚买的烤红薯失去那份温度。到楼下时看到厨房灯是亮着，我知道母亲已在厨房中忙碌开来，那些轻抚窗户的温柔光线，如同温柔的呢喃。迈进家门，只见外祖父安坐在沙发上，腿上依旧搭着那条形影不离的小毛毯。耄耋之年的他，膝关节日渐脆弱，入冬后更是频感疼痛，而这条保暖的小毛毯总能为他送上温暖与舒适。外祖父的记忆力也有所下降，仿佛被时间的尘埃轻轻覆盖，经常重复着琐碎的语句，然而，这些简单的话语却如故乡那朴素的旋律，悠扬在心间。我忙把还热乎乎的红薯递给他，随后便转身进入厨房，协助母亲准备晚餐。

当我们围坐在餐桌旁时，我问外祖父：“烤红薯呢？这么快就吃完了？”他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从遥远的思绪中抽离，颤颤巍巍的双手揭开沙发上的毛毯，烤红薯，赫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静静地躺在毛毯之下。母亲和我有些愕然，平时外祖父不离身的那条小毛毯，这次被他放在了沙发上，直到外祖父对我说道：“我没舍得吃，给你留着，热着呢，怕凉了，特地放毛毯下保温。”

我愣住了，心头瞬间涌起一股暖流。中年之后，还能感受到祖辈的惦记与疼爱，这是多么难得而幸运的事情啊。当我拿起毛毯下的那块烤红薯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外祖父说得没错，红薯依旧热着呢……

少年识得愁滋味

于心亮

清晨，也不知咋回事，万般烦恼事齐涌心头。我坐在石榴树下沉思，心想自己这是咋了？胡同口，唐波像小獾一般跑过。我喊他。他说：有事回头说，老子先去打个架！

——有这等好事？

我尾随唐波去找张谷。唐波说今早一起床，突然想起张谷上个月朝他吐口水了，当时没去计较，现在想想不能不计较，朝脸上吐口水这事儿，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说这架必须得打！

张谷也坐在石榴树下沉思。他说他家的石榴比我家的石榴甜，说过还不止一次。我想有时间得跟他好好说道说道，今天不行，我要先看唐波和他打架。唐波拉好架势，张谷说没空，他今早冷不丁想起去年建国曾经把他的帽子扔到草垛上，这笔账，得找建国算算。

唐波挡住张谷，说先解决咱俩的事儿。

张谷看着灿烂的朝阳，有点苦恼地挠头：朝你脸上吐口水？我咋不记得？

唐波说：不管你记不记得，反正我记得，这架，咱俩得打。

张谷说：我没空，要不，你朝我也吐口水，算是扯平。

唐波说：不行，咱们先解决以前这码事。

张谷和唐波把小褂脱下来挂在石榴树枝上，说好了不打脸，让我做裁判。我刚说了一声好，他俩就扭抱在一起。路过的大人都停下脚步，活儿也不去干了，在旁边你一句我一句，给唐波和张谷支招。张苦丁也从家里出来，坐在石榴树下卷纸烟：我儿子，一般人打不过。

但张谷还是输了。张苦丁很恼火，朝张谷直撇嘴：他胖你瘦，使“背口袋”这招能管用？你要使巧劲，一下绊子，他必输！张谷气哼哼地说：你净马后炮，成天让我吃地瓜就咸菜，我身上能有劲么？张苦丁说：吃地瓜就咸菜咋了，我小年纪时候，连这也吃不上呢！

我悄悄问张谷：你跟建国那笔账，现在要不要去算算？

张谷说：算！怎么能不算？我现在劲使没了，回家吃块地瓜再去算！

我和唐波去找建国时，建国坐在樱桃树下，一脸凝重。我问建国在想啥。建国说：今早，我突然想起去年冬天，你说河冰很厚，害我一脚上去，掉进冰窟窿里，差点没冻死，结果回家以后，我又差点没被我妈打死……我说：咱俩的事以后再说，现在张

谷要来找你麻烦了。

张谷找来的时候，我和建国正在下五子棋，唐波在旁边乱支招，害得我俩争辩了半天。张谷瞅了眼棋局，说老虎不入门这阵法太被动，还是十字阵法比较管用。我听了张谷的建议，果然下赢了建国。建国瞅眼张谷：你来干啥？张谷挠头说：是啊，我来干啥呢？

我说：你要跟建国算扔帽子那笔账！

张谷说：对，去年你把我帽子扔草垛顶上了，这账咱俩得算算！

建国说：有这事儿？张谷说：有这事。蓝色大盖帽，别个红五星，大姨夫从天津捎给我的。你要戴，我没给，你抢去，我追，你就扔草垛顶上了。我爬草垛去捡，被张志超瞅见，踢了我两脚……你忘了？建国说：我忘了。张谷说：你忘了我没忘，这笔账得算！

建国问我和唐波：你们记得么？

我和唐波摇头：你俩的事，我俩咋记得？

建国对张谷说：好吧，咱们文斗，还是武斗？

张谷说：武斗吧，文斗没劲。

建国和张谷把小褂脱下来挂在樱桃树枝上，说好了不打脸，让我和唐波做裁判。我们说了一声好，他俩就扭打在一起。路过的大人都停下脚步，活儿也不去干了，在旁边你一句我一句，给建国和张谷支招。建国他妈听见动静出来，把建国扯回家去，把街门也关上。

大人们散了。我、唐波和张谷觉得挺没劲的，我们蹲在樱桃树下，下了几盘棋。唐波和张谷都悔了棋，也都懒得争辩，我想跟张谷数叨数叨谁家的石榴甜，也觉得没啥计较了。看着建国家紧闭的街门，我们喊了几声建国，建国也没反应，我们就打算走了。

建国他爸扛着锄头回来，瞧见我们，问咋不进屋去要？我们就说了。

很快建国他爸训斥建国他妈的大嗓门就在院子里响了起来。很快建国就出来了，跟张谷说原先没分出胜负，咱们接着打……张谷说：还打个什么劲，没意思，算我输了不行么？建国难堪地说：那我跟你赔不是，去年不该扔你的帽子……张谷说：真没劲，走了！

张谷走了，我和唐波也分头走了。

晚上，我坐在灯下写日记：今天，真是烦恼的一天，唉！

诗歌港

长岛球石(外二首)

吴刚

珍珠，没它坚硬
宝石，没它质朴
历经几万年砾石碰撞
海水打磨
已出落得珠圆玉润

图案造型鬼斧神工
珍贵的奇石摆件
引起人们竞相追逐
频频在赏石界荣获大奖

它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最有名当属苏轼
《北海十二石记》
将长岛球石推向巅峰

浪花

海风肆虐
驱动海浪
以万马奔腾之势
突破礁石的层层阻隔

横亘的拦路虎
将浪花拦腰抱起
顺势送上了天
再狠狠摔成万千碎沫

被砸晕的浪花
情绪陷入低谷
重新积蓄力量
对礁石发起新的冲击

风力逐渐减弱
大海显露温柔的一面
海面波澜不兴
海浪浅吟低唱

美丽的浪花
在礁石上随声起舞
那动人的身姿
深深打动伊人情怀

秋凉

冷风把天际推高
云彩遁形
空气流动性倍增

人字阵队列
尚未申请动力学专利
就被南归的大雁匆匆带走

哀怨的蝉鸣
至死也不会明白
何时被风霜扫翻树下

一切迹象表明
秋凉在即
恼人的秋风不会节制

哦，天凉好个秋
这个概念根深蒂固
提示人们添加衣物